

歹命變好命

陳秀琴（九十九號）訪談紀錄

訪談／

何日生、林秋玉

記錄／

林如萍

時間／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日

地點／

新店靜思堂、三重靜思堂

【經典語錄】

杯子缺角，不看就是圓的。無論家人的優缺點，我就是要把家顧好。

【簡歷】

陳秀琴，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出生在臺北新莊，經過日據空襲時代，從小生活窮苦，沒有受完整教育。一九四七年由艋舺姑婆家收養，爲了養家曾當過童工賣黃牛票。一九五九年結婚，做手工存錢、貼補家用。因阿嫂介紹認識慈濟成爲慈濟會員，並進一步協助收功德會款，於一九七九年成爲委員。二〇〇三年，學會騎腳踏車，上街撿拾、載運被棄置的可回收資源。做出心得後，在自家騎樓設置環保點，帶動左鄰右舍一起做資源回收與分類。



二〇二〇年十月五日陳秀琴於三重園區靜思堂接受口述歷史專訪。（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TZU CHI FOUNDATION

憶兒時 生活不好過

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我出生在臺北新莊，娘家在樂生療養院，對面，我們家住山上，下山報戶口不方便，父母生很多個，所以就會兩、三個一起報戶口。小時候是住土角厝，上面覆蓋稻草，家裡共有四間房間，好幾個小孩子睡一間房間；十六個兄弟、姊妹，我排第三，前面好像有人沒有了（往生），但我不知道幾個沒了。

在娘家有讓我們讀書，但是大家都不愛去，像我大哥不愛讀，是因為讀書走路要走很遠；我弟弟也是，帶他

去到學校就跑回來，甘願牽著那一頭牛，去放牛，他就不要讀書。

日本時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日本書我讀了半年，因為我們小孩子都要人家來叫（起床），沒有叫就一直睡覺，睡太晚起床，就不給你去了。小時候就是看家、顧小弟。我們那邊都是種桂竹仔筍，賣人做椅子、做菜櫥，那時候媽媽去採收竹筍、賣竹筍，煮飯都是等媽媽回來才煮，我不會煮，鍋子很高我摸不到。

家裡生活不好過，若竹筍期到，每天都要去採，每天都要去賣，竹筍期一過就沒有了。媽媽都會先把竹筍燙一燙，綁成一捆一捆，我們姊弟就拿去樂生療養院賣。一路都是石子路跟土，土是紅色的石子路，不是細石子，是大一點的石子；那時候都打赤腳，哪有什麼鞋可以穿，就算是家裡有準備木屐給我們穿，木屐也都捨不得穿。

路的兩邊一邊是草，一邊是種樹，走路差不多要半小時，小孩子比較快，都用跑的，不過遇到爬坡路段就比較慢。我跟弟弟兩人，用竹片圓籃子裝，一人扛一邊，爬坡時扁擔有剝一個缺角會擋住，不會落掉，很好扛。我跟小弟竹筍賣一

賣，錢就拿去換菜、換肉，換肉不能換瘦肉，要換肥的，回來可以炸油；但是小弟肥肉不敢吃，所以都換瘦的，回家會被打，他就說是阿姊說的，所以我也跟著被打。

空襲後 意外被收養

我阿公（外公）有種田，種在林口，他都會拿吃的來，我們這些小孩都是阿公、阿嬤幫忙養大的。

小時候生活非常的窮苦，那個時候是空襲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飛機對飛機，會丟炸彈，空襲警報的警笛聲響起，我們就躲在防空壕裡面。那時阿公會開防空壕，上面種竹子，大家都去躲在那裡。

阿公的親妹妹、鄰居都來躲，他們住艋舺祖師廟對面有一個公園，公園對面有一間派出所，他們住派出所的隔壁巷子。從艋舺來新莊躲很遠，所以他們都住在防空壕內睡覺，等到沒打仗的時候才回去。那時候有配給米、鹹鱸魚、蕃薯，我們就煮給他們吃；或是等飛機過去以後，我也經常揹著採茶的籃子去採竹筍回來

煮。

我的舅舅在躲防空壕的時候，覺得我很投緣，就跟阿公說，他想領養我。阿公以為他是在開玩笑，就隨口說：「好啊！」他又問：「你要我多少錢？」阿公說不用啦，老人家就喜歡吃平西餅。

隔天，舅舅真的擔了兩個謝籃的平西餅過來，隔壁一位親戚看到，就要他稍等，親戚說：「這個大女兒，她老爸十分疼愛。哪會捨得給人領養！」阿公說：「這是自己的親妹妹的兒子要的，既然餅都拿來了，沒有給他也不好意思。」就這樣把我分給了舅舅。等到我爸爸回家，知道這件事情以後，一氣之下就抬腳把兩籃餅踢翻，媽媽才一塊塊慢慢撿起來；沒過多久，舅舅就來把我帶走了。

收養不被疼惜 當童工貼補家用

舅舅成了我的養父，他是手拉車的車夫，就是客人坐上去，他在前面用手拉著跑。我七歲住到艋舺的養父家並沒有得到疼惜，養父的媽媽，就是我的姑婆，她都虐待我，以前在娘家有米可以吃，被收養後就沒有了，也沒有讓我讀書。

日本時代過去，日本人剛回去，養父的手拉車放在人家的騎樓，用沒有靠背的木凳子，跟一塊木床板架在那邊圍著，結果輪子被偷拔一個。家裡就說我手腳不乾淨，就怨我……現在想想，這些事情過去就好了。

八、九歲時我曾偷跑，那時候去做紙錢剝銀帛，做完有十二元。我要跟老闆領錢時，才知道姑婆怕我會逃跑，事先叫老闆不能讓我領，所以我就跟老闆偷拿十元，想說兩元給他利息錢，小時候是這樣想的。

我送飯到中山堂給養父吃，臺北車站就在這裡，他們手拉車的車夫就像醫院計程車排隊一樣；我送飯給他後，就去臺北車站，逢人就問要怎麼去迴龍。有個人說他也要去迴龍，要我等一下跟他搭同一臺車。我車票買了就跟他一起上車，車子很擠，我手放在車門口，門一關起來夾到我的手，手指頭的肉都裂開了！

那時候，爸爸在山上幫人家砍柴、鋸柴，我回去時他在睡午覺，我就說：「阿爸、阿爸！我回來了！」他說：「妳怎麼回來？」我就說：「你看！你看！我被打得手都裂開了！我偷跑回來了！」不然要怎麼說，我就找一個理由說。我回家住了三年，養父來帶我好幾次都帶不回去，每次帶到半途我就偷跑。

有一次阿公要帶我回養父家，走到一半，我跟阿公說：「我要尿尿！」他就坐在路邊抽煙等我。結果我就溜走了，旁邊有個墳墓，以前的墳墓都是自己的自己埋葬，我躲在一個很大的墳墓內睡覺。阿公等了很久都等不到人，就生氣地自己回家。我一直在墳墓內待到媽媽來找我，聽到媽媽在外面說阿公回去了，我才出來。

努力養 沒賺沒飯吃

到十二歲的時候，養父生病，姑婆親自來帶我，我才跟她回去。她還做了兩套很漂亮的衣服讓我穿，一件是上衣和裙子的套裝，一件是洋裝。跟她回去後，我去賣黃牛票，賺錢養一家人，賣黃牛票很可憐，我沒本錢就要先跟人家借。我買一張票兩塊八，轉賣五塊六，賣雙倍價錢。歌仔戲羅春蓮、四季紅這些都很有名，連站票也有人家要買；一個人排隊一次最多只能買四張票，兩次才買八張，我還要拜託正在買票的人幫我買兩張。

大家瘋歌仔戲，有錢人想要好位子，黃牛票賣比較貴也會買；我都要跟裡面售

票的人串通，才能買到好位子。黃牛不是只有我一個，我在這一群人當中是裡面年紀最小的。我每天都去賣，賣一賣順便看歌仔戲，看完才回去。小孩子就是這樣愛玩，在那邊一天賺幾十塊、幾十塊！

有次賣到皮包弄丟了，在那邊哭，人家拿錢給我，好像是位茶館的老闆，不知道拿幾百塊給我。那時候賣黃牛票賺錢回去了，就會有一碗爲我保溫著的熱食。保溫用的木炭是去港邊的船上撿的，人家用船從三重埔（現爲三重區）載到艋舺，我就進到船艙內掃掉落的碎火礮，一小塊一小塊，撿回去後都囤積滿整個床下，這樣才有一碗熱熱的讓我吃，不然早上都不讓我吃。

養父腦子有問題，沒有娶老婆。後來阿公想說，這個孫女給人家，沒人照顧，就介紹一個寡婦給我的養父。住進家裡後，養母生了一個兒子，只是後來被我姑婆趕出去了，她們婆媳不合。

我賣黃牛票，賣到十六歲搬來三重埔，本來養母要將我抵押給別人，三年幾萬塊那一種。我不要，十七歲時叫姑婆介紹我進味全上班，在裡面的醬油部做包裝，綁一打一打貼標頭，檢查瓶子乾淨或骯髒，那些我都有做過。

那時候很多人追我，有位職員介紹影業公司的人，說這個女孩子氣質不錯，拍片可以。那人就去問我姑婆，姑婆要他三萬塊，那人就問我有沒有興趣，我說我沒興趣，因為我聽人家說，拍片若要紅，就是要跟導演一起，我就說：「這樣我不要。」

三重埔我們是住在金國戲院後面，有三間古早厝，一間姓李、一間姓陳、再進去一點還有一間姓陳；我們是跟姓李的那戶租房子住，他家的門口前面有搭一間簡單得屋舍，在開雜貨店，也有賣水果。老闆娘想幫我介紹去當人家的小三，我不要，老闆就推薦住在隔壁的陳豐文，說他人可靠、不錯。因為這樣，我才跟陳豐文認識。

選擇嫁人 走入另一個艱辛

陳豐文大我三歲，我們談戀愛後，決定結婚；姑婆只要錢不要人，開口要收聘金七千二。當時陳豐文沒錢，去跟人家借金子來賣，西裝也是跟他堂哥借的，還跟人家燒破一個洞；我一開始知道他沒有錢，但是不知道他沒有錢到這樣子。媒

婆問姑婆，怎麼沒拿半毛錢給我，她才給我一千二，讓我做頭尾（指嫁妝）。後來，她收那些聘金，也被人家吃了。

先生的父母是種田的，種田就可以三七五放領²，他們不知道要放領，前一年不做了。不做就什麼都沒有，就空了。他們若多做一年就有放領，金國戲院跟加油站後面那一些地就都是他們的，結果什麼都沒有了。

我十九歲（一九五九年）結婚後，吃都沒得吃，真的結婚後還是沒得吃；都帶便當拌醬油、配菜脯；夏天剉冰加飯吃，甜甜地像米苔目，吃到急性肝炎。那時候大肚子，一個小孩就流掉了，我有去公所申請補助，補助兩萬塊來治病。

一九五九年大兒子出生，有孩子以後我把味全工作辭掉，去做手工學做卡司米隆³繡花，整件繡得很花那一種。我是看隔壁鄰居在繡，就請她教我，人家學一天就會，我學一個禮拜才會。一個禮拜以後，我每個月都很認真做，那時候一個月賺一千多塊，房租四百元，一房一後廳，我先生出房租的錢，剩下吃、用都我出，就這樣生活。

我先生是在工廠做餅，後來老闆讓他合夥變股東當老闆。他愛喝，他們那一

群老闆都愛在晚上去江山樓⁴喝酒。大兒子讀國小三、四年級時，先生就跟老闆拆股，自己出來開雜貨店中盤。前兩年都虧錢，我跟了一個會一直存、一直存，存了三萬元就拿給他。接下來他就賺錢了，賺錢後才買現在住的這個房子，後來又買了兩層。那時候我很傻，都不會說跟人家借，拿自己存的錢給他做生意，他說賺錢要還我，結果也沒有還半角。

阿嫂引路 啟慈濟因緣

我嫂嫂陳梅⁵是慈濟委員，跟靜銘師姊⁶是鄰居，阿嫂來我們家收善款，那時我三十出頭歲加入會員。還沒加入委員時，我去花蓮看到上人，我說這個就是我要的，我很喜歡上人，看到上人就覺得很歡喜，他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是自己的長輩；可能是我很缺家人給的愛，他說的話都很柔軟、很感動，我才會開始去幫忙收功德款。

去到精舍時，我記得常住師父都在做工作用的手套，有沒有做鞋子我忘了；做手套時，叫一批棉紗織好後，再叫一批棉紗來，我看了覺得很不捨，回來後想說

要更努力收善款。在精舍，常住師父棉被都讓給我們蓋，床也讓我們睡，常住師父都打地鋪，我們雖然兩個人擠一張床，但還是覺得不捨。上人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我們一定要學他；上人這樣的人實在是找不到第二位了，從我懂事到現在，遇過的人當中，就是上人最偉大。

剛開始我是幫嫂嫂收功德款，她不識字，我也不識字，結果兩人常常弄不清楚收據。有一天上人來靜銘那邊，就叫我去，去了之後靜銘就拿了一本簿子給我，我不會寫也不敢說，不敢說我不識字，接回來後我就叫先生幫忙寫。

那時候領勸募本收功德款的委員沒有像現在這麼多，聽到上人說要蓋醫院，正在找土地，我們也是這樣對會員說。我先生在開店，我顧店很忙很少出去，都是人家來店裡，我跟人家介紹慈濟。每月收完善款後，都是先生拿去郵局劃撥，精舍就會寄收據來。

我阿嫂是小時候就被抱來當我大伯的童養媳，兩人年紀好像差了十幾歲。婆婆在阿嫂很小時，眼睛就看不到，我先生是阿嫂帶大的。因為先生很支持我、太疼愛我，才會被誤會；造成阿嫂吃醋、忌妒就對了，相處之間變成困擾多多，先生

在說，阿嫂在無中生有。婆婆眼睛看不到，不知道我的好壞，做媳婦的也沒辦法跟她回嘴；而阿嫂就像是我們的父母一樣，也是要尊重她。

常常聽上人說法，我就懂得要放下，放下就是無論她怎麼罵，我靜靜地不會回嘴，尊重她是我們的長輩；想到丈夫也是她一手帶大的，我也不能說什麼，好壞都是自己的命，要怪誰？

人生多舛 有願有力求解困

先生要跟人家做合建生意，兩層房他賣一賣去跟人家合夥蓋房子。後來，他膽囊不好就收起來沒做了，沒做後才去賭博。聽說他被詐騙，欠人家兩千多萬的債；那時剛好花蓮（慈濟）醫院要啓業開幕（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他欠人家這麼多錢，我只能先來拚經濟還錢。我心想先去花蓮一趟，做最後一次的志工；回去就跟佛祖說，我要暫時請假，先生欠人家很多錢，我要去還債務。

那天到火車站，上人正在接一些法師，上人一直盯著我看，那時候我身心憔悴，瘦得皮包骨，上人看到我覺得很不捨。上人知道我家裡的情形，我不敢去跟

他坐同一輛車，只好一直閃、一直閃。到醫院啓業典禮結束，那個下午我在等車，大概要等個一兩個小時；有一對師兄姊，他們夫妻會幫人算命，很多人都說很準，因為我家裡發生這種事情，想說來讓他算一算。日本時代媽媽幫我取的名字叫陳月子，就拿去給他們算，他們說你什麼都沒有、沒半項。我當時半信半疑，覺得人家是隨便說說。

我到六樓佛堂拜佛，跟佛祖說：「如果能讓我在半年內處理好這些債務，我要捐十萬。」我發願完後，上人剛好來到六樓，大家說：「上人來了！上人來了！」大家排成兩列一起迎接上人，上人看到我，一隻手指指著我說：「你要多拜佛！」意思就是我的業障很重，要拜佛消業障。

事實上我哪有時間拜佛？我要拚經濟，怎麼會有可能！那時顧著賺錢沒時間，我發願一年要賺一百萬，曾經四處去賣「唸嘛呢叭咪吽」加持過的戒指；每天早上出門賣戒指之前，先把小孩子的東西準備好，先生也幫忙賣。大家一個接一個介紹人來跟我買，結果一年賺了一百零四萬。

我聽上人說：「你這一世不還，來世還要加倍。」除了賣戒子，我還跟兒子

說：「不然我們來開平價中心。」房子本來租人，從花蓮回來後決定開始做生意，也沒有看日子，因為上人說：「時時是好時、日日是好日。」

那時候我發願，若跟人家共同持有的不動產賣了，還清債務後，我要捐十萬元。因為是共有，我不敢講說要賣。結果三個月合夥人就一直來談要賣土地的事情，售價雖然沒有賺很多，至少也沒有虧到，所以就賣了。後來又賣了一間和別人合建的別墅，還賣一間二樓的房子，總共賣了兩千多萬元，還完債後我就捐了十萬元。

賣不動產的錢扣掉還債，剩下一百零四萬元。真好笑，剩一百零四萬元剛好是先生欠



一度有輕生念頭的陳秀琴，因受到上人的鼓勵，轉而心開意解，她在努力幫先生還清賭債後，也陸續幫全家人共圓榮董與祝福。（圖片／陳秀琴提供）

我的錢；因為先生跟人家買一塊土地欠了一百零四萬元，那人要跟他翻臉，我就拿錢讓他去還，當時，他說若賺錢會連本帶利都還我，會對我很就好對了。

結果錢還一還，先生就去外面養女人了。他銀行帳戶的印章、存摺都放在我這裡，我幫他還錢，他不對我好，還恩將仇報，我就跟兒子說，把錢領出來，偷偷領了一百萬捐出去，幫他做榮董。不然錢也會被外面的女人拐走。後來他要去領，領不到錢，說要去找上人算帳。我說：「好啊，你去找啊！」他沒那麼大膽，他怕上人。

心靈有依歸 逆境關關過

先生有賺錢就變一個樣子，在外面嫖、賭、飲通通都來。他行為欠檢點，一直回家要錢；家裡是我管錢，我不給他，爲了孩子我要拚。

我開店做生意有賺錢，手頭比較寬鬆，花蓮精舍不知道辦什麼活動我回去，因爲有事要問上人，上人剛好有客人在座，上人只祝福我一句：「妳如果想要什麼，就有什麼。」之後，我做生意一路都很順暢。

後來又有一次，那時候已經有賺錢，日子過得比較好，我較常回精舍。上人問我有沒有多拜佛，我說有，但心裡想的是哪有可能，做生意這麼忙。上人就瞪了我一下，意思是要我不可以說謊；他都知道，你騙不了的。

我覺得對不起上人，就陸續捐六個榮董，三個兒子跟我們夫妻五個，還有一個乾女兒，最後兩個是我跟會賺來的。我不識字，是陳麗秀去郵局幫我提領，我也不是很能幹，是節儉然後一直跟會，跟會標起來就捐出去。

上人真的是很厲害，今天若不是上人救我們全家人，我們就家破人亡了。有一次，我第二個兒子半夜腹痛送臺北榮總急診，醫生做了超音波和電腦斷層掃描，原來是結石堵住膽囊口，才會痛到打嗎啡都沒有效。早上想辦出院，急診醫師特別跑來，說胃部有一片陰影，應該要住院繼續檢查，在醫院任職的姪女看了病歷後建議轉到振興醫院再檢查一次。

振興醫院的醫生調來榮總的超音波和電腦斷層的病歷後，認為有必要做一次胃鏡和切片確認。檢查完後姪女與二媳婦當場抱著痛哭——胃癌末期，醫生說他的胃只剩一點點是好的，大部分都壞了，如果開刀會有半年的時間不能動。我就在

上人的法相前說，我這個兒子的小孩還小，如果能讓他的病好起來，不用開刀，我就捐五十萬。

三天後，預定手術的日子，手術前再次做胃鏡檢查，結果醫生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跟我說胃的內部都是粉嫩的顏色，原來黑壓壓的一片竟然都不見了！還對二兒子說：「上次檢查都是黑黑的一片，你也看到了！」切片報告出來也是良性；一家人歡天喜地的辦理出院手續，感謝菩薩，感恩上人！滿心歡喜的我就真的捐五十萬。

我叫兒子去上課，想說他去上教聯會的課後，度他出來教書，結果課上完就不



陳秀琴一路艱辛，但永遠是家人最堅實的臂膀，最強而有力的依靠。
（圖片／陳秀琴提供）

出來，這也是因緣。師父說一切都是因緣，幸好他身體好起來很健康。今天若不是上人，我大概也支撐不下去；今天把這個家箍好，上人跟我說：「要什麼，有什麼。」

記得二兒子一次是罹患急性肝炎，當時他在林口憲兵學校當兵，休假回家時跟我說他站不住了，我看他全身流的都是黃汗，我趕快對著上人（法相）說：「上人、上人，趕快來救我，快化個貴人來帶我，我不知道要往哪裡去！」

正巧有一個朋友在三軍總醫院裡面，他認識一個兩顆星星的醫生，跟醫生的爸爸是結拜兄弟。那個朋友要我幾點的時候到哪裡去等那位醫生，但我兒子還在軍中。我就跟上人（法相）說：「上人啊！感謝您帶個這麼好的醫生給我，但我的小孩還沒回來，怎麼辦？」過了十分鐘，兒子就回來了！這是上人來救我的，所以我看到上人都覺得很不捨也很感恩。

不看缺角 事事圓

我丈夫不讓我皈依，他怕我跟別人去，他不願意，我就不敢。婚都結了，就這

樣了要怎麼改變，要不然要離婚嗎？以前那個本子（慈濟功德會委員通訊手冊），裡面都有印委員的相片、名字、號碼、幾年次、法號等，但我的名字下面沒有相片，沒有皈依就沒有法號，我都沒有，我是後來才皈依。早期，上人會說，若是爲了一人，放下一家人，這是不對的事，他也不會收。

過去我常在吉林路¹¹那邊聽到上人說一句話——杯子缺角，不看就是圓的。我也儘量想，兒子是自己生的，丈夫也是自己選的，沒有話說，所以就要把家顧好就對了。

先生沒有跟著外緣去，生病後都跑來讓我照顧，病好就去大陸。過去如果有欠他，我算是還完了，後來先生也往生了（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法親情深 自掏腰包做志工

以前，在臺北分會我是跟著高昆泉師兄做香積¹²，他現在身體不太好。他的嫂嫂跟我，還有余玉鳳，如果上人來臺北分會，不管多大的場，都是我們這幾個人一起做，最多大概有四、五百人。若是我們做的話，高昆泉的嫂嫂都會拿一萬元

出來，其他不夠的部分我支出；我們沒有請（款），上人很辛苦，我們不忍跟他請（款），我們都這樣做，都是走前腳放後腳。分到三重之後，像是教小孩那種（親子成長班），我都是負責做點心，也都是自掏腰包，不曾請款。



陳秀琴（左一），為人溫暖，很會照顧人，因而接引許多人進慈濟當志工。李佩潔（右二）即是其中之一。（圖片／陳秀琴提供）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陳秀琴（左二）與志工帶領北十一區（三重、蘆洲）的會員到花蓮靜思精舍參訪。（圖片／陳秀琴提供）

做香積都是高昆泉開車，早上五點我們去大市買菜，那時候大市是在環河南路，做香積較特別的地方，就是人家來東西吃得高興，把東西吃完我們就覺得很開心；有人吃，我們可以感受到，東西有做得成功人家才會想吃。現在錢不好賺，年輕人就要量力而為，老的若有存一點起來，就會照付。

以前我是在紀媽咪¹³那一組，訪視都是許麗華在帶，一部車四、五個人。最好笑的一次，許麗華跟上人報告我們去訪視，中午大家都各帶便當在一起合著吃，黃金受（基隆慈濟志工）開車載我們去訪視，黃金受說：「你們坐好，邊吃便當，我要倒駛（倒車，臺語與「倒屎」相近）！」其實他是要停到樹下比較涼快，上人聽了也覺得好笑。

我也曾在那一組做小組長，那時候帶人比較好帶，大家都很乖。以前若有什麼工作，我打電話一個一個邀請，有時候遺漏一兩位，事後他們還會打電話來問：「師姊，你怎麼沒叫我？」我會說，日後若有工作你就來。大家都很認真，再遠要去唸佛大家也去，大家會相約作伴，坐一部計程車去。費用大家分擔，例如五個人一起搭車，車資五十元，一個人就出十元，大家都是這樣分擔。

我們聚會都是去臺北分會，現在的人觀念跟老一輩不同，他們的觀念就是用LINE傳訊息就好，上了年紀的人比較不會看LINE，若是用打電話的就會覺得比較親切，聽到聲音感覺就不同，還會聊天。年輕人是很有才華，只是喜歡用LINE，LINE來LINE去，沒有電話比較不親切。真的，你如果有打電話，有開講就比較有感情，人家說見面三分情，不一樣喔。

做環保 聊天忘煩惱

我還有做環保，後來我兒子在開安親班，我就比較沒有時間出來參與。我若去大市買菜，就順便檢回收物回來。我到六十三歲才開始學騎腳踏車，用腳踏車檢保鮮膜，用布袋裝成一大包，一次都載兩趟回來，載不動時就用牽著走。以前在仁愛街那間松青超市，裡面的紙板都是我去綁的，大概十到十四天，就用一噸半的車載一臺，都是我們師兄去載。

我一直撿，到最近腳受傷，都不能走，膝蓋要蹲蹲不下去。等到腳好了之後我还是要繼續做，因為師父在板橋講用鼓掌的手做環保時，我就開始做，檢習慣

了，去買菜只要看到都會撿回來。

師兄還沒開始回收回收物的時候，客人拿回收物來我店裡，我綁一綁，會先拿去廢紙間丟著。他們都知道是我們的，一個月會跟我們算一次錢，算好我們就把它



陳秀琴在家人經營的補習班內，帶入靜思語，期許學童在學習外，也能在內心扎下良善的種子。（圖片／陳秀琴提供）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六日陳秀琴在自家後巷中做環保回收分類。（攝影／林秋玉）

捐出去。

我做環保越做越開心，覺得有些煩惱的事都會忘掉，環保在我家有設一個點，每個月第二個星期天，會有十幾個人來做分類，做很久了。做的時候會聊天、分享，大家都覺得很有趣，像親姊妹一樣，有什麼好的、壞的事情大家都會相挺。

歹命好命 兒孫有乖最重要

養父往生後，小弟由我照顧，一個月給他三千元作生活費。他本來是在我堂哥的建材行當送貨員，送到年紀老了，沒辦法做了。他腦子也是有一點問題，常常要跟人家吵鬧不休。我跟他很親，我們別人都在幫助，何況是自己的小弟。

賺多賺少是一回事，兒孫有乖最重要。我有三個男孩、一個乾女兒，都已經嫁娶，有七個孫子，老大、老二都跟我住，小兒子在香港，他娶那裡的人。兒子很支持我來惜福區¹⁴，還會帶一堆小孩的衣服來捐，孩子長大了以後，這些衣服已經不能穿了，但狀況還很好。

上人這麼多的弟子，最不孝的人就是我。有一次他在臺北分會地下室開示，我剛好去繳善款，上人說要叫一個最歹命變最好命的人上來說話，那時候我嚇到發抖不敢上去分享。到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慚愧，那時還年輕沒有膽子，現在還是會怕，要不是麗秀牽我來，我也是不敢上來。

上人年紀多我三歲，我每年過年都回去精舍做香積五天，小年夜就坐夜車回去，去十二年了。如果看到上人，就會在心裡祝福他身體健康，希望他身體都很健康。我每天都很擔心，用餐時間，我看他從我面前走過，我眼淚就含在裡面。

上人是很偉大，要找到這樣的師父很少，已經沒得找了。我真有福氣，遇到上人，才有這麼幸運，要不然我看會很淒慘。回想起來感恩比較多，不能怨嘆，這是我們自己的命。



二〇二一年一月九日三重區社區歲末祝福，陳秀琴（右）擔任接待。（攝影／蘇峻民）

TZU CHI FOUNDATION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日三重區社區歲末祝福，陳秀琴（左）承擔接待，引導會眾到竹筒區捐善款。（攝影／林秋玉）

1 樂生療養院建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取其樂其所生、愛其所生，命名「樂生」，收治癲瘋病患。臺灣省行政公署於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更名為「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並於一九九一年展開轉型綜合醫療服務規劃，在一九九九年配合精省改隸為「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後，逐步執行整建工程—新建醫療大樓，並藉著二〇〇二年「迴龍門診所」的對外開辦，提供一般醫療服務、積極走入社區以開拓醫院轉型之路。資料來源：<https://www.tslp.mohw.gov.tw/?aid=204>（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檢索）。

2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農村中的土地，多半仍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地權分配不均。政府乃於一九四九（民國三十八年）開始實施農地改革，過程大致分為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試圖從減輕佃農負擔、保障佃農權益的三七五減租開始，逐步降低地主地租收益，減低地主投資買地的意願，奠定「耕者有其田」的基礎。此後，再實施公地放領政策，終止政府與承租農民的租佃關係，將土地所有權置於農民之手。經多年努力，政府終令臺灣八成以上的農民成為自耕農，獲得土地的農民也因此提高生產意願，使得生產力大增，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部分地主則把政府的補償，用於投資工業生產。伴隨農民收入增加和購買力提升，促進工業產品的國內市場發展，奠定工商業經濟成長的基礎。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網站 <https://reurl.cc/R6bmXn>（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檢索）。

3 英文cashmilon・カシミア（日語Kashimīrong）紡織用纖維製品，以由天然氣提取的合成樹脂。資料來源：日語詞典網 <https://reurl.cc/aNZy44>（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檢索）。

4 大稻埕江山樓，日治時期臺北大稻埕著名的飯店。成立於一九一七年，位於現今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街與歸綏街一帶（當時稱日新町三丁目），是四層樓建築，一樓提供女侍服務，二樓則為飲酒，當時許多政商名流、巨賈文人雅士來往其間。資料來源：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s://reurl.cc/XW4d4e>（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檢索）。

5 陳梅，慈濟委員號四十一號，法號靜怡，童養媳的命運使陳梅和陳家結緣甚深；十一歲小小年紀，因拋不下視她如親生女兒的瞎眼養母，她放棄回到富裕的原生家庭，反而去工廠做縫鞋女工，奉獻一生改善陳家經濟，幫助陳家脫胎換骨。陳梅吃苦當吃補，好像苦頭吃多了能回甘似的，不斷要求自己、要求家人。資料來源：慈濟全球資訊網，大愛推新戲酸甜甜苦辣《美味人生》<https://reurl.cc/row9K>（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檢索）。

6 靜銘，家住臺北三重的李水玉，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靜思精舍「佛七」圓滿日皈依，法號：靜銘，為臺北第一位慈濟

委員。一九七一年因友人李時，加入會員，自農曆八月起定期捐款，同年十二月募款得三百一十元。爾後，在慧日講堂結識陳美珠、楊玉雪、胡玉珠，進而帶出一群北區資深委員。資料來源：〈教法用心知〉，大愛電視—回睇來時路節目。<https://reurl.cc/KkYrYe>（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檢索）。

證嚴上人有感於「貧因病起，病由貧生」，尤以東部山川重阻，缺乏完善的醫療設施，民眾由小病釀成大病，甚至枉送性命者時有所聞。上人思索：生命尊嚴，平等無異；為服務東部病患，解決貧困的根源，毅然發起建醫院，從上無片瓦，下無寸土開始，上人不顧孱弱之軀，辛勞奔走，不遺餘力，其間經歷的艱難波折、血淚辛酸，實難一一盡述；卻也開啟大眾的本源善心，逐漸匯成一股愛的長流。從一九七九年發起建院開始，到一九八六年慈濟醫院落成啟業為止，這一路行來，可謂點滴在心頭。資料來源：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網站。<https://reurl.cc/bRXLZM>（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檢索）。

慈濟榮譽董事簡稱「榮董」。榮譽董事的產生，緣起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六日，慈濟醫院開幕前一天，證嚴上人為感恩捐款滿百萬元新臺幣贊助建院的大德們出錢成就慈濟志業，特地頒發慈濟榮譽董事聘書。榮譽董事們於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花蓮靜思精舍成立榮董聯誼會，並舉行首次會議。他們有的是事業成功的公司負責人，有的則是市井小民。資料來源：慈濟全球資訊網。<https://reurl.cc/83Wujj>（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檢索）。

陳麗秀，慈濟志工，從小生長在清貧家庭，陳麗秀與家人的關係相當緊密。她看著母親林色辛苦照料家庭，還要洗衣服貼補家用只想趕快長大，好替父母分擔經濟壓力；國小一畢業就進入工廠當女工，即使薪資微薄，卻是她對家庭的具體貢獻。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晚間八點檔，《大愛劇場》推出以喜劇為基調的《大大與太太》，即是陳麗秀的故事。資料來源：慈濟全球資訊網。<https://reurl.cc/WLZZZZ>（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檢索）。

教聯會，一群滿懷善心和愛心的教師，以及社教機構、學術研究機構專業人員所組成的「慈濟教師聯誼會」（簡稱教聯會），於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在花蓮靜思堂舉行成立大會，以「研討慈濟人文精神，融入教學活動中；淨化校園，祥和社會」為宗旨，期許以「菩薩的智慧」和「媽媽的愛心」，在校園播下美善的種子。資料來源：慈濟全球資訊網。<https://reurl.cc/RlInXx>（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檢索）。

資深慈濟志工李清波於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提供位於吉林路一〇一號七樓百餘坪的空間，借給慈濟。是日，證嚴上人領臺北委員遠入，慈濟臺北分會正式成立。李清波夫妻倆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曾經經營建築業，和慈濟結緣之前，此處早已設有華藏講堂。認識慈濟後，輾轉得知上人正四處奔波筹建花蓮慈濟醫院，李清波毅然決然將吉林路的華藏講堂

提供出來，作為上人行腳臺北弘法利生之處。資料來源：慈濟全球資訊網 <https://reurl.cc/ldVVoq>（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檢索）。

12

按《維摩詰經》之「香積佛品」載，距以娑婆世界上之迦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佛國名眾香，佛號香積。香，係離穢之名，宣散芬芳；積，即聚集之義，積聚功德。意指這佛正報殊勝莊嚴，由眾多功德妙香積聚而成。「民以食為天」，從維護色身生命看，「吃」原是件極自然、必然、無可厚非，同時，應受尊重的事。是故，慈濟每辦大小活動，幾乎無不適時供需茶水、餐點。雖僅止於解渴療飢，難能讓人大大快朵頤，但其恭敬待客之心，則毋庸置疑。圓滿此一「神聖」任務的功臣，往往人不在檯面，所事又非全場主軸，必須眼不見為淨、耳不聞拍掌，只有默默、專注地、歡喜地……堅守爐灶，飲盡炊煙，像似點燃自己，照亮別人！因此在慈濟以廚房為道場的族群，以「香積志工」名稱之。資料來源：孫秉森，〈香的名相〉，《慈濟》月刊三七六期（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第五十四頁。

13

紀媽咪，慈濟志工紀陳月雲，是慈濟人所熟知的「紀媽咪」，個人著有《無子西瓜》、曾拍成大愛劇場與出版《雲彩飛揚》。書中記錄許多紀媽咪與上人互動的點滴過程、兩人的往來對話，親愛有趣並富哲理。

14

慈濟三重園區環保站將回收的衣物整理後，設惜福區提供需要的人來惜福繼續使用。